

國際中文教育與中文世界化*

孫宜學

（同濟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院長）

摘要：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建設是加快推動中文世界化的重要基礎，中文世界化則是海外塑造中國大國形象的重要途徑和依託，兩者目前都處於發展關鍵期、轉折期、鬥爭期，在理論體系、課程設置、發展環境、人才培養等方面都面臨著很大壓力，亟需高位推動，創新思路、國內外合作、統一標準、區別發展，在推動實現國際中文教育學科體系完善的同時，實現中文世界化並可持續發展，為世界文化和諧交流、共生共榮貢獻中國智慧。

關鍵詞：國際中文教育、世界化、中國智慧

* 收稿日期：2024 年 09 月 11 日；通過日期：2024 年 11 月 05 日。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un, Yixue

(Dean,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Tongj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orms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accelerat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urn,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means and basis for shaping China's image abroad as a major country. Both areas are currently at a critical, transitional, and contested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y both face significant pressure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curriculum design,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high-level promotion, innovative think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unified standards, and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hile working towards the completion of the academic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t is equally vital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glob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reby contributing Chinese wisdom to the harmonious exchange of world cultures, mutual coexistence, and shared prosperity.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Chinese Wisdom

一、學科設立奠定新起點

2022 年 9 月 13 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 年）〉，「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和博士專業名稱正式變更為「國際中文教育」。專業更名，內在的邏輯是越來越明確這一專業設置的目的，即推動中文的國際化。

「對外漢語」方向性明確、主觀能動性彰顯，強調漢語學習是為了「對外」，即培養的是能從事留學生漢語教學的專業人才，但又鑒於該專業的現實局限性，所以人才培養目標是服務於國內外的漢語教學等等，體現出內在的不平衡、概念模糊、目標搖擺；「漢語國際教育」強調專業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從事國際性的漢語教育，淡化了國內國外的界限，強化了漢語自身的國際性；「國際中文教育」與之前兩個名稱的最大區別在「中文」，更符合國內外中華民族語言教育的實際情況，具有明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華夏一家親的情感意識，也體現了未來中文世界化的實施路徑多元化，這是在對世界中文教育現狀的客觀真實把握基礎上的科學定義，更能體現中國推動中文世界化的平常心和真誠態度。

目前，世界範圍內的中文教育發展不均衡，有的起步早，但後勁不足；有的起步晚，後勁足，但均衡性不足；有的一直穩步發展，但創新性不足；有的國家從政策層面明確支持中文教育；有的國家明確從政策層面反對中文教育；有的國家從政策層面限制中文教育；有的國家官方不明確表態，中文和其他外語一起競爭發展……隨著中文教育世界化步伐的加快，世界各國的中文教育政策也在不斷調整，變化，總體呈優化趨勢，但局部矛盾和爭議仍客觀存在，有時還很激烈。國際中文教育作為學科名稱統一發佈實施，實際上客觀消除了各種圍繞海外中文教育的名稱之爭，使世界範圍內的中文教育具有了共同的內涵、外延，發展路徑與目標，也使各國有關中文教育的政策制定和實施更明確物件，更便於國內其他語言與中文和諧發展。

國際中文教育既是一個學科名稱，也是一個崗位名稱。作為一個學科，國際中文教育必須立足國內，著眼國外，培養既具有堅定的政治立場、深厚的知識素養、務實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又具有寬廣的國際視野、熟練的教學能力和踏實的工作作風的專業人次；而作為一個工作，則無論之前什麼專業學科出身，以前從事什麼工作，現在都必須以中文為媒介，在區域不同但責任和目標相同的崗位上，嚴格按照

國際中文教育的整體要求和具體崗位需求，完成教學任務，擔當文化傳播使命，像一粒種子一樣適應不同的文化土壤，然後繁衍生息，成園成林。

總之，國際中文教育學科設立是世界中文教育的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從此以後，這項事業有了自己的番號，也必將形成自己的隊伍，從而保證這一跨時代、跨國別的事業融入世界語言文化交流的洪流，沖積形成一個個新的中文沃土。

二、國際中文教育「百業待興」

作為一個新興學科，國際中文教育學科理論體系、課程體系未獨立，科研、教學、師資隊伍未獨立，與其他學科的理論界限、課程體系界限不明晰，師資、教學方法、理論研究體系仍依賴這些已有學科，慣性大，改變意識弱。而國際中文教育的海外服務特性，決定了對改學科的定位不能只取一端，自說自話，而是必須充分尊重海外相關機構的合理需要、具體需要、多元需要，但目前對學科的認識國內外定位不統一，甚至名稱都還沒統一使用，與的仍叫對外漢語、漢語國際教育、國際漢語教育。而鑒於國際中文教育充分體現中外合作機構的自主性，在教學內容、文化活動組織形式、合作研究、資源共建等方面方向多維，整體、凌亂，很多合作模式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嘗試一次就放棄，甚至只停留在紙上，協議很好，只是沒有做，導致對一些國際中文教育的關鍵問題、重點問題、卡脖子問題，如教材的獨立性，師資的跨本土流動交流、中國資源與當地資源的融合共用，專業師資的精准培訓等等，都沒有形成固定的、可推廣且真正推廣的機制和模式。

語言文化事關國家安全，客觀上決定了國際中文教育必定會遭遇所在國從政府到民間的猜忌與抵觸，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西方國家主導的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和霸權心態強勢走高，國際中文教育在世界上遭遇到新挑戰甚至攻擊，生存與發展面臨著重大考驗。世界中文教育在動盪中調整結構和格局，不進則退，不動即退，中國應對面廣，問題複雜，內外協同壓力增大，世界各國中文教育進入升級轉型關鍵期。

三、國際中文教育的挑戰與機遇

國際中文教育教學方式轉型與教育理念升級迫在眉睫，這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必須有全域審視和統籌謀劃。短平快式的解決方案可能會有利於解決一些現實問題、眼前問題，但從國際中文教育縱向發展的長期需要來看，則不利於解決長期問題、基本問題，甚至還會造成理論研究和教育實踐出現以局部代替整體、以片面代替全面、以經驗代替基本規則、以階段性理論代替普遍性規律等問題，這對建構國際中文教育學科體系和理論體系，推動國際中文教育標準化發展、可持續發展，都是不利的。

從國際中文教育發展整體觀來看，國際中文教育始終處於「日日新，又日新」的發展變化之中，這就要求我們應按發展的眼光看待國際中文教育。現在最急切需要思考國際中文教育事業健康發展即將面臨的新問題與對策；人才培養模式如何精準對焦更加複雜多變的教育環境和多元需求；中文在納入所在國國民教育體系過程中如何做好精準銜接工作，有哪些符合雙方需求的有效解決方法；國內外語言文化資源如何整合、共用；如何發掘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到國際中文教育事業中來；如何更有效分享中外合力講好中國故事的理論與實踐經驗；「一國一策」如何儘快形成經典案例並予以推廣等等。

國際中文教育以中外合作為主，不同的語言文化傳統孕育形成了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因此，在師資、課程、培養目標、文化活動組織等方面，雙方甚至多方存在分歧是常態。但在解決現實問題時，合作雙方卻常以求同存異作為基本前提，故意或不得不回避容易產生分歧或矛盾的工作。而要真正解決問題，合作雙方應坦誠相見，不僅不應回避彼此之間的矛盾，還要主動化解矛盾，求得共識。只有在解決矛盾甚至衝突過程中營造出事業發展的有機生態環境，才能保證國際中文教育事業正常發展。

國際中文教育目前同質化發展現象較為普遍，差異性本土化發展特色不明顯，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際中文教育的學科屬性：與已有相關學科重疊多，重複性強。未來，應儘快實現求異發展，充分調動本土中文教育資源的主觀能動性，增強內需，使中文教育資源與所在國中文需求、本民族語言文化發展需求進一步有機

融合，並以中文教育推動所在國民族語言和文化傳承保護，實現所在國語言文化國際化與中文教育國際化同步。

四、國際中文教育理念的升級迫在眉睫

國際中文教育最具差異性的識別特徵，是「中文」。在世界多極化的今天和未來，「國際化」是每個學科都重視培養的學生的基本素養；「教育」，作為一種基本的交流方式，也是每個學科都要培養的學生的基本素質。而「中文」作為「國際」和「教育」的橋樑，實際上突出的是通過「教育」而實現「中文」的「國際化」，這也是本學科最核心、最突出的內容和目標。

國際中文教育本土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中國外交、國際關係的溫度計。從這個角度看，國際中文教育的人才培養尤其要重視國際視野和跨文化思維方式，在教材、教法等方面都要「特事特辦」，以如何通過中文教育本土化實現這些目標為前提，編寫針對性的教材，採取更具有「他者」視角的教學方法，持之以恆堅持下去，有條不紊地把中文和中華文化傳遞到真正需要的人和國家、地區。

國際中文教育要實現本土化，就要妥善處理好中文教育引導與當地教育體系之間的對應與協調，既做教育者，也做引導者，充分發掘、發揮當地中文教育資源的活力，推動制定國不同、區不同的中文教育標準和教學品質標準，厚植區域化的中文教育資源，全方位、有差別設計、實施中文教育全程，形成世界中文教育「百花齊放」、生機勃勃的局面。

在人才培養方式方面，要根據教育物件的複雜性和多元性，培養出適合不同國家國情的國際中文教育人才，加快中文融進所在國國民教育體系的腳步。在中國自身教育體系中，則要培養各專業學生的中文交流能力及講好中國故事的能力；在應對國際中文教育發展模式變化方面，要防止外國資本進入國際中文教育市場，甚至成為市場主流或控制性力量，同時要積極扶持中國民間國際中文教育力量；在國際中文教學生態變革方面，要積極探索校企合作模式，實現內外雙迴圈，構建學術共同體，用融媒體講好中國故事。

五、國際中文教育：作為「專業」與「事業」

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與國家戰略結合度高，實用性強。但專業類別一級學科設立後，管理部門和高校自然將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建設納入學校常規學科體系，也就是說，與土木工程、交通工程、管理科學與工程、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教育學等同一管理體系和評估標準，從有利的一面講，只要將國際中文教育與這些傳統學科結合好，可以借助這些學科的資源，培養國際中文教育專業人才跨學科知識素養，更能應對國外學習者全面瞭解中國的需求，也能提高環境適應能力，從不利的一面講，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建設會逐步趨同化，而逐漸弱化國際中文教育的戰略性、實用性、國際性，尤其是國際中文教育事關中國國際形象，是一項偉大的事業，但按傳統的學科建設思路發展，則可能將這一偉大事業局限於以課堂教學為主的「專業」視野，久而久之，就會重新混淆國際中文教育與其他相似學科的關係，難以形成完整的獨立的系統的學科發展思路。

國際中文教育工作具有鮮明的「實戰」色彩，專業人才培養應以「實戰能力」為基本評價標準，但目前辦有國際中文教育專業的高校，一些是為增加招生人數而設立的此專業，帶有地方保護色彩，帶有一定的盲目性，甚至缺乏必要的學生面向留學生的教學實習條件，無法提供實戰模擬條件；高端定位，低端運行，倉促辦專業，辦成任生死，只能「王婆賣家，有啥賣啥」，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成了專業雞肋。更嚴重的是將學生培養成了萬金油，職業導向不明，學習目標混亂。「下筆千言，胸無一策」，即使將來有機會從事國際中文教育，教學理論也缺乏國際視野，教學內容局限於語言文化，缺乏國家形象意識。而實際情況是：大多數這類學校的畢業生根本沒機會從事國際中文教育工作，而合格的國際中文師資依然緊缺。

六、數位技術重塑國際中文教育新業態

當前，世界範圍內的中文學習者的結構已經發生變化，「Z世代」、「AI世代」成為學習中文的主體，選擇學習中文更加自主化，即時化，VR、AR、人工智慧等新技術賦能、教學資源智慧化已成必需，他們需要對自己的中文學習情況即時進行「教、

學、評、測、研、改」一體化評價，隨時改進學習方法，調整學習內容，滿足自我期待。「Z 世代」、「AI 世代」中文學習智慧化已成常態。

資料分析看出，在世界上，中文的國際地位跟中國的政治經濟地位十分不匹配，面對如此殘酷的現實，「俟河之清」，時不待我，奮起直追仍靠傳統方式難以奏效，必須借助不同於英、法、德語等的國際傳播手段，借助中國的數位技術優勢，如 AI 語伴、APP 移動課堂等，借力發力，針對不同學習基礎，不同年齡段，不同文化宗教和方言的人群，以中文為載體，以科技為手段，以服務為宗旨，凝聚國內外各界力量，依託資訊技術，賦能中文教育，開發設計不同的中文教育技術系統，在教材、教法方面創新突破，加強與人工智慧等數位化技術交叉融合，形成「中文+技術」複合型人才培養機制。提高實效，持之以恆，就能事半功倍，加快發展速度，在新百年世界語言國際傳播競爭中脫穎而出，實現超越。

七、構造多語共生生態以規避風險

為了增加海外中文教育機構的生態安全性，加厚加寬安全屏障，未來應國內國外進一步加強協調協同，強化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和民族語言國際教育合作力度，依託海外華校，更加合理規劃海外中文教育佈局；政府部門強化領導責任，在條件允許的條件下，加強統籌統管，天下中文教育一盤棋，利益共用，中外共建中文為主、兼顧外語的語言教育資來源資料庫，打造數位化、智慧化「空中課堂」，共用精品中文教育資源。考慮到未來海外中文方言教學的需要和國內外條件的差異，立即著手組織力量，在國內統編中文教材中增加方言類別、職業中文類別。海外中文教育因差別大，以前那種以國內教材統領國外中文教學，以國內學者編寫國外教師所用中文教材的局面應該徹底改變，可提供支持，由國外一線教師根據具體教學情況編寫自用教材，只要教學效果好，就鼓勵使用，並幫助推廣。¹

國際中文教育學科建設是與中國國事、國勢密切相關的特殊學科，是立足中國、著眼世界、服務全球的事業，必須自始至終，善始善終，通過國內外、校內外廣泛

¹ XiaoYuan Liu, *Frontier: Ethnopolitics and Rise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45*.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3), 24.

調研，圍繞國際中文教育學科體系建構問題，中外合作，內外聯通，通過有組織研究，形成具有學科特色的國際中文教育學科體系，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建構提供案例。

八、中文教育本土化才能世界化

目前，國際中文教育在世界上的生存狀態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別：所在國有內需，亦需要中國提供全方位支援；所在國內需，需要中國提供部分支援，自己提供部分支援；所在國內需，既需要中國提供支援，又戴著有色眼鏡，猜忌防備中方意圖，千方百計阻礙國際中文教育。

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交流合作本是正常的，但在一些國家的有色眼鏡裡，國際中文教育事業卻成了「中國威脅論」的新證，被人為政治化。國際環境越複雜多變，我們越應秉承初心，示人以誠，在客觀冷靜面對分歧的同時，直面負面輿情。只要我們充分尊重各國國情和文化差異，對世界說清楚國際中文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推動中外文化和諧共存共興，這樣才能破解國際中文教育誰為，為誰；何為，為何；獨行，眾行；短行，長行；暫行，久行等等核心問題，化解國際社會對中文的客觀需求和個別政客誘導的主觀誤讀之間的矛盾，持續推動中文教育融入本土，實現國別化差異性特色發展。

國際中文教育的生存環境決定了其必須適應異域的土壤，必須積極主動地與所在國溝通，對所在國的語言文化政策、教育機制進行細緻、客觀的瞭解、分析和理解，實現與所在國教育體系和文化運行機制的接觸、適應、融合，爭取所在國政策、法律上的支持，營造海外生存、成長與發展的良性環境，同時細緻體察不同國家的語言文化環境的差異，採取差異性策略，在條件成熟的國家，推動中文教育進入所在國國民教育體系，同時要把工作做細做足，化整為零，深入民間的角角落落，使海外民間也能從中文教育的本土發展中有獲得感，使中文教育持續獲得源於本土內需的理解和支持，中外形成合力，全面提升中文教育的國際接受度和融入度。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中文教育的本土化、生活化，在所在國全面融入，和諧融合，如鹽入水，日用而不覺。

九、世界中文教育要從娃娃抓起

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中文的世界版圖也在不斷擴大，海外中文教育也出現了新變化，新發展，目前已有 76 個國家通過頒佈法令政令等方式將中文列入國民教育體系，4000 多所大學設立了中文院系、專業、課程。如義大利教育部 2016 年將中文正式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幼稚園、學前班、小學、初中、高中都有中文課程；俄羅斯開設中文課程的大中小學有 100 多所，有近萬人通過各種方式學習漢語；美國從幼稚園（2 歲至 4 歲）到小學、中學，也都有普通話（輔以英語）的課程，大學開設中文課程的也很多。在亞洲一些國家，如韓國、越南等，學習和輔導中文的私立學校和機構在街頭常見。

但總體而言，除了已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的國家外，其他國家的中小學學習漢語的情況並不樂觀。未來海外中文教育的可持續增長和發展，必須先築牢地盤、基座，把主要精力、教育資源重點投放在海外中小學，通過推動中國基礎教育與海外基礎教育的合作，拓展中文融入海外基礎教育的途徑和實效。目前最直接有效的做法，是進一步強化中外基礎教育合作，加大力度建設幼稚園孔子學院、小學孔子學院、華校孔子學院等等，在世界範圍內種下更多的中文種子，開出五彩繽紛的中文小花，形成海外中文教育星星之火之勢，按照自然規律，接受自然淘汰，融入適者生存的語言競爭生態，只有這樣，中文學習的根基才會深，才會牢，脫穎而出者必是已適應海外語言文化生態者，成長過程就會越來越順利，應對各種壓力才會越來越遊刃有餘，整個中文發展過程也就自然而然地與當地社會文化生活無縫銜接，無縫互融，中文就不是中國的，而是他們所需要的。而一旦這些具有中文「童子功」的學生將來讀了大學，對中文的興趣仍會保持，甚至以中國研究作為專業，就會培養出越來越多本土的能講、願講也會講中國故事的「洋嘴」，他們以本土化的方式，推動本國的中文教育更深入地融入本國教育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會出現中國的外語教育這樣的中文教育局面。只有這樣，中文才是真正實現了落地無聲、育人無聲。這也是海外中文教育的最佳狀態，最終目標。

十、海外中文教材加快本土化

目前，世界範圍內的中文師資分佈不平衡，有的國家相對飽和，如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有的國家嚴重不足，如柬埔寨、菲律賓、老撾、緬甸等。海外中文教育雖然會受到不同國家語言文化環境的影響，但天下中文畢竟是一家，所以，通過政府間的合作，合作建立本土中文教師資源庫，實現教育狀態和人才資訊共用，打通不同國家本土中文師資之間的流通管道，合作編寫教材，開發跨本土的中文教程，推動各自己有優質中文課程共用，推動世界中文均衡發展。

從教材使用情況看，目前國際中文教育普遍存在一本或一套或幾套教材包打天下現象，而且國內國外同步用，其中主要是獲贈的教材，而海外一些中文教育機構師資專業化程度低，也就圖省事選擇已有教材。首先，國內外中文學習者的環境差異大，同一本教材雖然定了教學對象，但國內外實際情況卻是千差萬別，學習對象學習能力自然有落差，同一本教材國內外適應性不一致；而即使在海外，各國學習者所處環境和語言能力國不同。要真正實現教學目標，就必須根據資料分析，據實選擇或編寫教材，不能拍腦袋，一時衝動或應付了事。

目前，海外中文教材本土化程度不足，一是傳統中文教材已在海外中文教育中成為主流，且代代相傳，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教學法、教案和教學理論，已經有了「圈」有了「群」；二是部分本土中文教師不具備編寫教材的專業知識和能力；三是國際中文教育學科設立後的新生力量尚未參與到本土教材使用和改革過程中；四是不同國家之間缺乏協同協作，彼此資訊共用度不高，自我革新的意識和決心不足。但無論如何，從教學規律角度，「自己的孩子自己最清楚」，目前在海外中文教學第一線的中文教師最清楚自己教的學生需要什麼樣的教材，所以只要編出來，他們的教材就應該更受學生的歡迎，教學效果也應該最好。在條件允許的國家和地區，可以有意識地組織教材編寫小組，共同編寫，共同使用，共同評估，甚至建立區域性的評價標準，這樣不但有助於實現教學相長，不斷完善本土教材，而且有利於集中推動區域中文教學品質，進而推動一個國家、一個大洲的中文教育共同發展。

十一、人工智慧賦能國際中文教育

目前，國際中文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現狀的梳理、方法的選擇，或零散的宏觀對策建議，缺乏系統性、全域性。在當下的資訊時代，大資料、雲計算、人工智慧等徹底改變了資訊傳播的模態，國際中文教育路徑和手段也從單一趨向多元，而現有相關研究雖涉及到國際中文教育效果分析，但往往局限於某一具體課程、具體機構等等，整體性分析較少且零散。要保證國際中文教育理論和教學研究的品質和效果，首先就要制定具有中國特色、國別差異性、同時具有國際學術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品質標準體系、效果評估體系。通過對世界範圍內國際中文教育歷史與現狀的梳理和分析，針對性發現國際中文教育的經驗和教訓，用於指導制定新時代國際中文教育品質評估體系，並綜合運用大資料採擷和人工智慧技術，綜合分析不同國家的國情、輿情以及國際中文教育相關資料，對整個國家或地區的國際中文教育進行效果評估，為動態調整、制定針對性的品質保障體系和效果評估體系提供真實有效的參考資料。

技術就是生產力，中國在人工智慧、大資料分析等方面的技術引領世界潮流，一些中文公司已經以 AI 語伴進行中文教學，有對中國人的，也有對外國人的。AI 技術對蒐集整理國際中文教育資料也很有價值，我們未來要充分運用技術賦能優勢，在提升教學效果的同時，掌握國內外的國際中文教育大資料，通過資料分析進行定量定點研究和推動，掌握國際中文教育的發展主動權和先發優勢。

十二、民間力量助力中文教育泛在化

隨著國際中文教育的市場價值逐漸凸顯，越來越多的民間企業開始參與到國際中文教育市場中來，發展模式也各有特點，呈快速增長趨勢。疫情結束後，因為疫情期間線下中文教育的困境，很多企業通過自身技術優勢，逐漸在疫情期間的國際中文教育工作中嶄露頭角，與高校的合作也越來越密切，逐漸成為國際中文教育的一支生力軍，需要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與支援。

但國際中文教育中國企業發展中遇到一個很尷尬的問題，就是資金問題。因為

國際中文教育市場化，所以目前也有很多外國資本進入市場，而且融資方式靈活，一些海外中文教育公司目前已獲得了大量融資，基本都來自國際大型的私募基金如紅杉，但國內的民企卻很難得到國內資本的關注和投入。因為國際中文教育與國家安全有關，長此以往，國際中文教育資料和發展走向就有可能受到外資控制的外國公司主導。

國際中文教育走入市場，在商言商，無可厚非。但一旦出現外資與中資發展的不平衡，就會對國際中文教育的發展方向產生影響，就會失衡，就會失去中方主權，對此我們不能熟視無睹，而是要積極扶持中國民營公司，與外資產生抗衡，以保證國際中文教育平衡發展。中文是我們的母語，決不能出現「媽媽」被別人控制的局面。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情況，政府要明確中文企業的合法身份和地位問題，有了身份，民企才方便去融資，資本也才敢於投資，而有了資本支持，中國民企就有力量與外國資本支持的中文教育企業進行抗衡，以民間應對民間，也能更便於化解對海外中文教育的各種主管故意攻擊，營造更有利的中文國際化環境。

十三、中文國際服務能力亟需提升

隨著中國企業在世界上不斷擴大佈局，企業所需要的語言服務也越來越多樣化，英語服務已經無法滿足中國企業的需求，而且作為中國海外形象代表，非英語國家的中國企業內部以英語作為中國和所在國員工的交流語言，不但對企業文化造成消極影響，而且有損雙方民族尊嚴。更重要的是，以協力廠商語言進行溝通，難免產生歧義與誤解，日常交流尚可彌補，但若是技術問題，就會直接影響企業發展大局。因此，海外中國企業以中文作為交流和工作語言，已是中國企業發展的內需，也是中國企業所應承擔的使命，因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每一個海外中國企業都應成為一所中華文化的大學校，以經貿合作推動中文落地，是當仁不讓的使命，也是中國企業應有的責任擔當。

近年來，隨著國際中文教育的發展，海外中文服務已有一定的基礎，但中文教育仍基本局限於教育體系之內，而且海外中文教育主要是人文教育，甚至只是興趣課程。因為中國企業海外發展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所以不像這些發達國家的

海外企業根基深厚，所在國針對這些企業的需要已經形成了相對穩定的人才培養體系，在中國就是這樣。而中國企業屬於後發企業，所在國、所在地還沒形成針對性的專門技術人才培養體系，尤其是在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國家，在道路建設、市政工程、農業產業園領域，更是如此。而中國國內相關專業人才培養又遠水不解近渴，且成本高，穩定性差，數量不足。所以，海外中國企業「就地取才」「就地育才」，對企業內的外籍員工進行「技術+中文」培訓，就成為維持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基本保證。

企業要在所在國根深葉茂，就必須與當地的人才培養體系融為一體，以發達國家海外企業人才獲得之道為參照，當企業成為所在地經濟、社會生活中的有機成分，也就是說，成為當地人生活中的日常存在、日常談資、日常所需時，企業文化實際上與當地文化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成為當地人所嚮往的就職選擇了，中國企業就可以通過提供獎學金，通過當地政府與高校，將企業的人才要求納入所在國的教育體系，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引導當地教育人才培養的方向。

當然，融入當地國民教育體系要面對很多政治制度、教育政策、文化習俗方面的障礙，包括一些人為的阻力。企業應在充分創造條件基礎上，逐步實現融入當地國民教育體系的目標。其第一步，是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與中國高校或教育機構合作，按需引入中國中文師資、志願者，在企業內創辦外籍員工「中文+技術」培訓班、培訓學校甚至大學，根據企業需要，健全學習專業設置，最終形成以中文為教學語言、專業基於企業需求的教育體系。在形成一定的規模和社會效益後，與當地政府合作，逐步將企業員工培訓機構擴展為所在國國民教育體系內的教育機構，教育對象從企業員工擴展為員工及國際教育系列學生，成為所在國國民教育體系的一部分，從而依託所在地教育體系儲備企業人才，為企業可持續發展、在地化發展提供更深廣的人才支撐，企業文化也就實現了在地化，日常化。企業所代表的中國形象也就真正的日用而不覺了。

十四、建立海外志願者可持續服務機制

海外中文教育師資和志願者隊伍目前採取任期制，輪流轉，二年或四年，特殊

情況再延期；後來語合中心實施的專職教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海外中文教師隊伍的穩定性，但全國總人數僅限 300 人，加上最初實施時不夠規範，以及後來孔子學院數減少導致的接受專職教師的高校用不完，而後來申請的學校所獲得的專職教師只能等以前的高校空出名額後才能有機會，所以並沒有做到科學分配。另外，因為待遇的問題，很多專業國際中文教師並不願意出國任教，而是由相關機構在全校範圍內招聘，這樣招聘的老師專業就不對口，而且其中很多是因為想增加出國經歷，甚至是為了孩子到海外讀書，才選擇到海外孔子學院任教，雖然工作認真，但因為專業非國際中文教育，教學品質肯定是受到影響的。而孔子學院中方院長的派出現在相對好一些，一些高校將孔子學院中方院長納入幹部序列後，院長由組織部選任，保證了院長隊伍的相對穩定。

真正是海外中文教育主力軍、生力軍的是大批志願者，他們學有所長，年輕有熱情，對國外任教充滿嚮往，教學軟體使用、語言交流能力也優秀，而且出國任教也是順利畢業、將來就業的重要條件，所以他們很好地承擔了大量國際中文教育工作和管理，任勞任怨，甚至不懼風險，成為一面面鮮豔的五星紅旗，為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做出了突出貢獻。但現在的問題是，這些志願者（包括外派教師）回國之後、畢業之後，如果沒再被錄取為專職中文教師，或自己主動選擇到海外私立中文機構教中文，他們可能再也沒機會從事自己的專業教育了，一是他的學弟學妹接連不斷，他之前的海外工作崗位要由這些學弟學妹接手，二是他畢業後就是校友，與就讀學校沒有合作關係了，他們是否還能繼續承擔國際中文教育工作，不屬於曾就讀學校的工作範疇，也就沒責任給他們介紹、安排相應的工作了。這樣一來，他們的專業素養，他們海外鍛煉獲得的經驗，就任由歲月吹打飄零，這是巨大的智力資源浪費，也是國際中文教育事業的巨大損失。

為了保證國際中文教育師資隊伍的延續性，儘量保證一代代師資積累的理論、經驗傳承發展下去，除了及時搜集整理出版發行這些資料外，還要全社會努力，盡可能讓其中的優秀者留在國際中文教育崗位上，為此可以成立國際中文教育師資回國人員安置辦，完善資料，與他們保持常態聯繫，及時指導、安排他們在相應的崗位工作，這樣既有正在一線的國際中文教育「正規軍」，也有他們這些曾在一線工作過的退役師資作為預備隊，根據需要，隨時可以再上前線，這樣既保證了隊伍穩定，更是確保了國際中文教育事業始終有專業隊伍在維繫，在發展，在壯大。

十五、結語

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種，使用人口約佔全世界四分之一。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持續發展，世界對中文的需求持續升溫，中文熱在世界各地已成常態，中文自身的智性和人性，成為世界上一切文明哺育的人群和族群接受和喜愛的基礎，也使其天然具有國際性；中文自身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使其在不斷輸出與輸入的過程中日益豐富，也使其在與各國語言文化交匯融通的過程中日益發展；中文自身的世界性和普及性，成為世界上一切風土人情土壤上都能落地生根的易生性語言，使其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以華語學校為星星之火的區域發展態勢，一旦時機成熟，就會連點成片，成區塊鏈，通過「中文割據」（區域化發展），推動區域之間聯動聯合，實現跨本土、跨國別合作，形成國際性影響力，成為國際性語言。

中文是中國發明創造的文字，是中國智慧的產物。但中文屬於全人類，就像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字都屬於全人類一樣。但中文特有的開放性與包容性，中華文化特有的「天下為公」「人類命運共同體特性」，使中文更容易吸收、融匯世界上其他語言國際化的優勢，揚長避短，成為國際共同語。

參考文獻

- [1] 崔希亮、崔永華等，〈「國際中文教育」多人談〉，《語言戰略研究》，2024年第5期。
- [2] 史官聖、王輝，〈新階段國際中文教育的學科定位、交叉方向與研究領域〉，《漢語學習》，2024年第4期。
- [3] 趙金銘著，《國際中文教育十三講》，商務印書館，2023年5月。
- [4] 蔡永強編，《國際中文教育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3年9月。
- [5] 李金銓主編，《「國際傳播」國際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22年7月。
- [6] 王玉英、邸煥雙著，《國際中文教育與中國文化傳播融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8月。

作者簡介

孫宜學，同濟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
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國際中文教育，已出版學術專著 10 餘部，編譯著 40
餘部

聯繫電話：13661645488

聯繫電郵：98078@tongji.edu.cn